

《綠牕女史》初探

劉依潔*

摘要

明朝文言小說上承唐傳奇之藝術傳統，下開文言小說高潮，在文言小說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明代中後期，隨著印刷術的繁榮及群眾們對於小說的需要與愛好，促使書商大量搜集、整理、出版「文言小說彙編」，《綠牕女史》便為其中之一。以女性為寫作主題的《綠牕女史》，編者至今只知為「秦淮寓客」，故事內容則以唐、宋傳奇小說最多，而其與《剪燈叢話》、《五朝小說》等文言小說集大成的作品之間的刊行順序並不明朗，常有版本間相互沿用、組合拼湊的情況，收錄篇數就有一百八十六、一百九十四、兩百零二、兩百零九、兩百一十篇等五種。即使如此，仍可藉此一窺當時文言小說發展的面貌。

關鍵字：《綠牕女史》、明代文言小說、《剪燈叢話》

* 輔仁大學中文系進修部兼任助理教授。

壹、前言

明清時代，白話小說是文壇的主流，但文言小說的發展也呈現豐富的面貌，不容忽視。明朝的文言小說上承唐傳奇之藝術傳統，下開文言小說高潮——《聊齋誌異》，在文言小說史上具有興衰起微之效。¹

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與李禎的《剪燈餘話》，乃繼唐宋元之後，文言小說再度崛起之例證。嘉靖後，文言小說的創作更為活躍，不論題材的選擇、寫作的手法、思想意義的表現上，皆具備高度的創造性與藝術性。同時，隨著印刷術的繁榮及群眾們對於小說的需要與愛好，促使書商大量印行小說，且常見書坊間版本相互襲用的情況。

明代中後期，搜集、整理、出版「文言小說彙編」²，如：《豔異編》、《剪燈叢話》、《青泥蓮花記》、《情史》、《綠牕女史》等這類集文言小說大成之作品蔚然成風。其中，《豔異編》、《剪燈叢話》等集子深受重視，前人研究成果頗豐。相較之下，《綠牕女史》一書多

¹ 參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山東：齊魯書社，1994.09），頁688。

² 「文言小說彙編」，指彙編多人具有小說內容或小說意味的作品，且按類編排，並非編選者的原創，而與原作相比，彙編作品在架構、情節、人物上未加調整，僅在題目、個別字句上稍有改動。參孫遜、秦川，〈明代文言小說彙編述略〉，辜美高、黃霖主編，《明代小說面面觀——明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頁372-373。代智敏，〈論明代社會思潮對小說選本的影響〉，《貴州文史叢刊》2006年第一期，頁31。

在研究者評論文言小說彙編時，順帶提及，相關研究付之闕如。然該書編者於其時吏治敗壞、淫靡之風盛行，豔情小說大量刊刻之際，以女性作為閱讀對象，有意挑選女教文章，避免收錄低俗情色之作，實具其特色與價值。接下來，筆者擬以《綠牕女史》為題，試圖在編者、版本、內容與選編特色等方面進行介紹與分析。

貳、書名簡介

《綠牕女史》之書名，可分為「綠牕」及「女史」兩個詞語來做探析。

「綠牕」之義有二，一指貧困家庭女子之居室，一指婦女之居室³，不論編者「秦淮寓客」所指究竟為何，均與女子居室有關。而「女史」一詞則出於《周禮·天官冢宰第一》：「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由此可知「女史」乃周朝女官之名，而後人借來稱呼有學識之婦女。既然「綠牕」、「女史」二詞皆與女子相關，那麼，題名《綠牕女史》便清楚揭示出此書乃以女性為主題。

參、編者

《綠牕女史》一書未載編者姓名，然依所附「秦淮寓客」題之

³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
<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

〈綠牕女史引〉來看，此書或為「秦淮寓客」所編。⁴依據現有資料看來，除日本尊經閣文庫（下簡稱尊經閣）藏本題「撰人未詳」外，其餘像是北京大學（下簡稱北大）藏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下簡稱中科院圖館）藏本、日本立命館大學（下簡稱立大）藏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國家圖書館（下簡稱國圖）藏本、傅斯年圖書館（下簡稱傅圖）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簡稱上海古籍）、天一出版社（以下簡稱天一）之版本，皆將「秦淮寓客」題為此書之編纂者。

「秦淮寓客」究竟為何人？《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欲將校刻《楊家通俗演義》之「秦淮墨客」，和「秦淮寓客」相提並論，但〈綠牕女史引〉後「蕙茗」、「白雪齋」兩印，和墨客並無關聯，所以不應把墨客、寓客視為同一人。而根據「白雪齋」的印記，轉向追索《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武林張楚叔、張旭初同輯，崇禎十年序刊）。此書的跋中有「江皋鼓棹」一語，顯示輯刻者張旭初似曾寓居秦淮，但此為孤證，不能據此下定論。另外，著有《白雪齋詩集》兩卷的南京守備李言恭，雖深具「秦淮寓客」資格，但因其由萬曆三年歷經五十九年至崇禎七年（〈西玄青鳥記〉中有所謂「崇禎癸酉秋，余方困追攝」等語，同文又有「至明年甲戌夏五月病始間，乃約略而為記余方困追攝」之語，表示此文之年代，不得早於此甲戌之歲，即不得早於崇禎七年），是否依然視息人間不無疑問。⁵所以，關於「秦淮寓客」的真實身份，目前尚無定論。

⁴ 見大塚秀高著，謝碧霞譯，〈明代後期文言小說刊行概況（下）〉，《書目季刊》第十九卷，第三期（1985.12）。

⁵ 同上註，頁37。

肆、版本

目前藏有《綠牕女史》一書之機構，計有日本內閣文庫、京都大學文學部、美國國會圖書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國家圖書館、日本尊經閣文庫、立大以及傳圖等九處。

目前收集到的資料，有北大、中科院圖館、立大、尊經閣文庫、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圖、傳圖、天一、上海古籍等九處。⁶其中，能查詢到《綠牕女史》一書之完整目錄者，僅餘北大（據叢書總目類編）、中科圖館、國圖、天一和上海古籍五處而已。至於立大和傳圖藏本，則因卷帙殘缺，目錄不全。

《綠牕女史》一書共十四卷，除中科院圖館藏本題明末刻清心遠堂刊本，國圖館藏本、上海古籍版本題有明末心遠堂刊本外，其餘皆標明刊本。

今所見之《綠牕女史》，卷帙不全者有傳圖（存卷四、卷六——卷十、卷十一後半——卷十二、卷十三後半——卷十四前半），以及立大（〈存圖〉、《女論語》、《女孝經》、〈女誠〉、〈女範〉、〈刺繡圖〉、〈織錦璇璣圖〉、〈中饋錄〉、〈蠶經〉、〈女紅餘志〉、〈打馬經〉、〈粧台記〉、〈粧樓記〉等十三篇）所藏。其餘各家藏本，在目錄之部類編排的順序幾乎完全一致，僅在收錄篇數上有差異，計有一百八十六、一百九十四、兩百零二、兩百零九、兩百一十篇（就目錄所列）等五種：

⁶ 同註 5，頁 46。又，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已改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一、一百八十六篇：國圖藏本

其中六篇有目無文，分別是〈閨秀詩評〉、〈袁氏傳〉、〈章台柳傳〉、〈卻要傳〉、〈狄氏傳〉、〈楊幽妍傳〉。而在卷一「閨閣部」《女論語》、《女孝經》之間，尚有目錄未載之〈唐進女孝經表〉，同時，國圖藏本有版本受損、字體模糊不清的情形。

二、一百九十四篇

1. 北大藏本：其中五篇有目無文，各是〈閨秀詩評〉、〈崔玄微記〉、〈韋十娘傳〉、〈張愈誄〉、〈祭夫徐敬業文〉。

2. 中科院藏本：計八篇有目無文，其中有五篇與北大藏本缺文重複，餘三篇分別是〈司馬才仲傳〉、〈獨孤見夢記〉、〈王幼玉記〉。

3. 上海古籍版本同中科院藏本，應為同源。

三、兩百零二篇：京都文學部藏本

雖藏本與北大一致，但在目錄上較北大藏本多出八篇，且如同國圖藏本，有〈唐進女孝經表〉。⁷

四、兩百零九篇：內閣文庫藏本

內閣文庫藏本較北大和中科院藏本所多出的篇章，乃〈芙蓉屏

⁷ 同上註。

記〉、〈嬌紅記〉等十五篇，全部置於各細類之末尾短段落，且部分可見版本損傷、字體不一的情形。⁸

五、兩百一十篇：天一版本

較國圖之一百八十六篇多出二十四篇，依序是〈蠶經〉、〈燈花占〉、〈太清樓記〉、〈王昭君傳〉、〈流紅記〉、〈焚椒錄〉、〈芙蓉屏記〉、〈賈午傳〉、〈嬌紅記〉、〈太古蠶馬記〉、〈賈雲華還魂記〉、〈崔玄微記〉、〈韋十娘傳〉、〈妙女傳〉、〈洞庭龍女傳〉、〈震澤龍女傳〉、〈綠珠傳〉、〈名姬傳〉、〈徐蘭傳〉、〈義妓傳〉、〈北里志〉、〈秦淮士女表〉、〈張愈誅〉、〈溫柔鄉〉等二十四種，皆置於各細類之末。另外，在〈震澤龍女傳〉後有〈柳毅傳〉（有文無目）。

內閣文庫藏本與天一之版本或許出於同源，因篇數極為相近（相差一篇），兩者皆多出〈芙蓉屏記〉、〈嬌紅記〉等篇，且皆置於各細類之末。

又，傳圖收藏之殘卷，在卷十二「青樓部」「才名」類之下有〈名姬傳〉，但同部「志節」類下卻無〈義妓傳〉、〈徐蘭傳〉。故，傳圖之《綠牕女史》藏本，可能在收錄篇數上呈現不同於一百八十六、一百九十四、兩百零二、兩百零九、兩百一十等五數，但因其卷帙不全，無法推斷。

大塚秀高先生曾言：「十二卷本《剪燈叢話》先行刊行，《綠牕女史》利用其近乎半數之版本以刊行……在十二卷本未見之前，恐怕只能止於推測。」⁹既然《綠牕女史》和《剪燈叢話》之關係密

⁸ 同上註。

⁹ 同註 5，頁 45。

切，不得不對此間關聯略做分析。以下乃《書舶庸譚》¹⁰之十二卷本《剪燈叢話》詳目，而標示「。」者乃《綠牕女史》收錄之篇章：

卷一				
嬌紅記	。桃帕傳	。玉簫傳	流紅記	。遠煙記
賈午傳	。崔護傳			
卷二				
博異志	。春夢錄	。卻要傳	陶峴傳	。狄氏傳
。河間傳	。滁婦傳	。裴湛傳	梁清傳	。王魁傳
卷三				
芙蓉屏記	。鞦韆會記	。聯芳樓記	。聚景園記	。牡丹燈記
。金鳳釵記	。綠衣人記	。鬱輪袍傳	。金縷裙記	。丹青扇記
。燕子樓傳				
卷四				
。天上玉女記	太古蠶馬記	古墓斑狐記	東越祭蛇記	。秦女賣枕記
楚王鑄劍記	。蘇娥訴冤記	。夜冢決賭記	泰山生令記	糜生瘡卹記
烏衣鬼軍記	夏侯鬼語記	泰岳府君記	。司馬才仲傳	
卷五				
。吳女紫玉傳	。同昌宮主傳	陽羨書生傳	。櫻桃青衣傳	震澤龍女傳
彭蠡小龍傳	於菟夜兒傳	度朔君別傳	山陽死友傳	。華岳神女傳
。嵩岳嫁女記	江淮異人錄			
卷六				
。香車和雪記	。西閣寄梅記	。渭塘奇遇記	。蓮塘二姬傳	。桃花仕女傳

¹⁰ 董康，《書舶庸譚》（台北：世界書局，1971.09），頁640。此本與大塚秀高先生所引用之《書舶庸譚》之十二卷本《剪燈叢話》詳目有異，少〈西玄青鳥記〉，多〈碁待詔傳〉。

◦紅裳女子傳	◦南樓美人傳	◦徐氏洞簫記	◦獨孤見夢記	◦王幼玉記
◦趙喜奴傳	◦三女星傳	◦織女星傳	◦張女郎傳	
卷七				
◦章台柳傳	陳希夷傳	揚州夢傳	杜子春傳	王渙之傳
蔣子文傳	奇男子傳	黑崑崙傳	◦聶隱娘傳	◦董漢女傳
琵琶婦傳				
卷八				
烏將軍傳	中山狼傳	義虎傳	人虎傳	◦小蓮記
◦獵狐記	白蛇記	鸚哥傳	才鬼記	靈鬼志
鬼國記	鬼國續記			
卷九				
太清樓宴記	保和曲宴記	延福曲宴記	廣寒殿記	龍壽丹記
遊仙夢記	煮茶夢記	巫山夢記	謝石拆字傳	鬼靈相墓傳
惠民藥局記	樂平耕民傳			
卷十				
閩海蠱毒記	海外怪洋記	寺塔放光記	瓦缶冰花記	海市奇觀記
獨腳五通記	江南木客記	中雷神記	金華神記	猿王神記
五方神記	子姑神傳	◦紫姑神傳		
卷十一				
韓仙傳	邢仙傳	申宗傳	唐珏傳	阿寄傳
朱冲傳	仙箕傳	杜秋傳	妙女傳	向氏傳
文捷傳				
卷十二				
碁待詔傳	暢純父傳	方萬里傳	張鋤柄傳	何蓑衣傳
王實之傳	◦王玄之傳	錢履道傳	新婦傳	鍼異人傳

從上可看出《綠牕女史》和十二卷本《剪燈叢話》一百三十七篇當中，有五十三篇重複，且多數集中在卷一、卷二、卷三和卷六，此四卷計有三十五篇，占《綠牕女史》一書四分之一強。

《綠牕女史》除襲用十二卷本《剪燈叢話》之部分版本，也有利用他書版本的情況。由篇名來看，卷六「冥感部」「神魂」類，內閣文庫、天一藏本有〈金縷裙傳〉，在中科院圖館、北大、國圖、傳圖藏本中的則是〈金縷裙記〉。¹¹

若就單篇小說之作者來看，卷八「妖豔部」「鬼靈」類之〈聚景園記〉，在北大、中科院圖館的藏本中，題為「明瞿佑」，而國圖、傳圖、天一版本則是「山陽瞿祐」；同部「猿裝」類〈袁氏傳〉一文，北大、中科院圖館藏本題「後蜀顧夔」，而傳圖、天一版本乃為「唐顧夔」。凡此異文，不勝枚舉。

總之，《綠牕女史》和十二卷本《剪燈叢話》間，有版本相互襲用的關係，同時，《綠牕女史》也有利用他書版本的狀況。各家藏本雖在目錄上大都相似，但因未見到各家藏本，無法進一步比較、判斷。

此外，中科院及傳圖藏有題為「秦淮寓客」編之《綠牕小史》四十七篇。¹² 據傳圖藏本，〈綠牕小史引〉與〈綠牕女史引〉（國圖藏本）在內容、行款、字體及印記上一模一樣，唯一的差別乃「女」字換成了「小」字罷了。

比較《綠牕小史》四十七篇和《綠牕女史》（國圖藏本）的篇目，相同的有〈江花品藻〉、〈粧樓記〉、〈侍兒小名錄〉、〈教坊記〉、

¹¹ 同註5，頁46。

¹² 同註5，頁51。

〈青樓集〉、〈曲中志〉、〈比紅兒詩〉等篇，而〈璇璣圖記〉、〈汧夫人傳〉、〈錦帶書〉等篇，兩者僅在篇名或作者上稍有不同，內容方面則完全一致。再比較《綠牕小史》、《綠牕女史》重複收錄的小說（指〈江花品藻〉、〈粧樓記〉等完全相同之篇章），兩者於字體、行款上完全一致，可見由同一刻本所印，乃沿襲承用。

值得一提的是《綠牕小史》內文編排的順序和其目錄所列的次第完全不同，例如卷一目錄所列的篇章，在卷一中並無見到，出現的反而是卷四目錄所列之文。整部《綠牕小史》在篇章的安排上，和目錄可說是毫無直接關聯，但目錄仍具索驥之用，因目錄有者，此四卷中必有，只是不利於找尋。

而《綠牕小史》這般編排的情形，也可與大塚秀高先生所言：「《綠牕女史》與《剪燈叢話》同樣，每篇皆附頁碼，根本是出於以利重刊時，更換調動之意識而編成的。」一語相印證。

晚明書業，常見偽作古書、剽竊他人著作、冒充名人著作，以及以他家舊版冒充已刻新版，任意刪改原書等現象¹³，而這也是《綠牕女史》最受人爭議的部分。伊藤漱平曾批評該書所收錄小說之著者，有張冠李戴之嫌，他指出：「如明初瞿佑所撰傳奇小說《剪燈新話》中之〈金鳳釵記〉，《綠牕女史》謬為元末柳貫所作，〈牡丹燈記〉作者則誤題為元代陳情。二說皆牽強附會，至於〈嬌紅記〉為李詡所作，亦乏力證。」¹⁴其餘像是〈綠衣人傳〉誤題為「吾衍」，〈渭塘奇遇記〉錯題為「馬龍」等不勝枚舉之例，在在顯示此書極

¹³ 屈萬里，《屈萬里先生文存》第三冊（台北：聯經出版，1985.02），頁995。

¹⁴ 伊藤漱平，〈《嬌紅記》成書經緯：其變遷及流傳過程〉，《中外文學》13卷12期（1985.05），頁93。

不可信賴。¹⁵而從《剪燈叢話》誤題作者姓名，《綠牕女史》便跟著誤用的角度看來，當日版本相互襲用，刊行如火如荼的情況可見一斑。

伍、內容與選編特色

明代是個保守又奔放的年代，矛盾是明顯的；一方面是對金錢萬能、權力至上的抨擊，一方面又承認金錢、權力的作用，因而書商大肆刊刻江湖俠客、奇聞豔遇、兒女私情和調笑消遣的作品以大發利市；一方面嘲弄、抨擊官場的腐敗，可見諷刺朝政、俠義類型的小說，一方面又將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留給官府；一方面商業繁榮，城市百姓任情縱慾，對娛樂消遣的需求增加，一方面農耕仍是基本生產方式，傳統道德價值觀維繫著社會。¹⁶

而《綠牕女史》此一文言小說彙編，基本上應依循明代中葉後任情的時代潮流，以「情」為擇取精神¹⁷，所收錄的前朝篇章自漢代開始，至元、明各代，其中以唐、宋傳奇小說的數量最多。同時，既以「女史」為名，為兼顧后妃公主、佳人閨秀、神仙鬼狐、娼妓、俠女、婢妾等各類型的女性，編者未刻意強調貞烈女子，也未凸顯情慾題材，可見有意不選淺俗、豔情一類的作品；書中還收

¹⁵ 參陳益源，《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88年，頁214，注21。

¹⁶ 參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8月），頁436。

¹⁷ 參代智敏，〈論明代社會思潮對小說選本的影響〉，《貴州文史叢刊》2006年第一期，頁32。

錄與女性相關的知識、女性所書寫的辭章，如卷一收錄有關女子立身處世之文，像是《女論語》、〈女誠〉、〈刺繡圖〉、〈悅容編〉等此類教授規矩、儀態的篇章，連食譜之類的〈中饋錄〉也收置其中，有如「女子入門」此類理論知識、德容言功的書籍。

在目錄內容安排上，卷一為女子知識，卷二至卷十三為愛情婚姻小說；卷二、卷三呈現帝王與后妃間之情愛糾葛，描寫宮廷寵遇；卷四至十三乃為人鬼狐妖間的情愛故事；卷十四則是女子所寫的詔令、表疏、牋奏為主。

全書分為「閨閣部」、「宮闈部」、「緣偶部」、「冥感部」、「妖豔部」、「節俠部」、「神仙部」、「妾婢部」、「青樓部」、「著撰部」等十部，每「部」之下分有數類（如「緣偶部」下分為「才豔」、「慕戀」、「幽期」、「尤悔」四類），每類之下各有數篇不等的小說（例「慕戀」類下，有〈洞簫記〉、〈春夢錄〉、〈桃帕傳〉、〈滌婦傳〉四篇）。同時，在《綠牕女史》總目之後，卷一之前，尚有圖畫，分別是「女表女訓」、「親蠶織錦」、「針神蠱媚」、「雁帛春睡」、「寄梅題葉」、「宿驛盟箋」、「遺釵導燈」（天一版本為「嫁女傳書」）、「剪髮乘霧」等八圖。

底下將自「主角多為青樓女子」、「著重異類姻緣」、「女性詩文豐富」、「譏刺朝政，點染世態」、「考量市場需求」等項說明此書的內容與選編特色：

一、主角多為青樓女子

書中十四卷分為十部，「青樓部」（上）（下）即占去兩卷，計十九篇，加上散置於其他各部的篇章，如「妾婢部」的〈綠珠傳〉、

〈章台柳傳〉、〈燕子樓傳〉、〈蓮台仙會品〉，「尤悔部」的〈霍小玉傳〉、〈王魁傳〉，以及「著撰部」〈子夜歌〉等乃以「娼妓」為描寫主題，年代涵括唐、宋、元、明等代，篇數共二十六篇，約占全書七分之一。

「娼妓」，在日常生活、戀愛或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和篇幅，可說始自唐代，唐代文學史甚至有「進士與娼妓的文學史」之稱¹⁸，《綠牕女史》中所收錄的唐代作品有〈霍小玉傳〉、〈汧國夫人傳〉、〈楊娼傳〉、〈薛濤傳〉、〈北里志〉、〈教坊記〉等篇，內容提及進士們為了政治前途，必須結交權貴；最直接的場合為妓院，最直截的方法為仰賴娼妓提攜。此外，也反映出唐代娼妓雖貌美才華洋溢，可結交達官顯貴，生活舒適奢侈，但社會地位低微，且在律法限制下，不可與士族論婚姻的現象。娼妓多半只能居於進士結交達官的媒介，淪為功利式愛情的犧牲者。¹⁹像是霍小玉、楊娼、薛濤等女子的愛情悲劇均源於此。而無論家妓、官妓，或備後庭，或勞賓客，或迎張送李，均以色肉事人，境況堪憐，作者若非描寫節烈事蹟，便是描寫零落處境，莫不對當事者寄予深摯的同情與祝福。²⁰

而明代享樂主義之風盛行，官方對於娼妓業的態度開放，因此娼妓之風盛行，加上明中葉後李贄倡導「童心說」，主張自然真實的表達情感，「情」的地位因而提高，青樓娼妓的婚戀故事也受到關注。²¹比方〈小青傳〉裏提到小青為楊州娼女，才貌絕倫，嫁與

¹⁸ 參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09）。

¹⁹ 馮明惠，《唐代傳奇題材研究》，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4年6月，頁55-62。

²⁰ 參吳佳真，《晚明清初擬話本之娼妓形象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1月，頁91-94。

²¹ 參上註，頁55。

粗俗貴公子爲妾，受盡大婦折磨虐待，大婦友人欲助其逃脫，小青婉拒。她甘願認命，然而深感孤獨寂寞，十六歲即抑鬱病倒且絕食拒藥；〈楊幽妍別傳〉裏，楊幽妍出身娼家，雖遇知己，但終不得廝守，紅顏十八載即逝。而「青樓部」下還收錄〈蓮台仙會品〉、〈燕都妓品〉等作品，此乃明中葉後名士開設「花榜」，品評妓女的標準、集會規模的記載，同時也反映文士與妓女往來的情況。至於「著撰部」羅列的〈子夜歌〉則爲娼妓招徠恩客的豔曲表演，多以冶豔多情的女性爲內容。²²

值得注意的是，主持花榜和參與品題的文人雅士，大都是鄙視功名而無意科舉者，或是科場與仕途的失意者，他們不僅以詩文讚頌、以名花名卉來比喻這些被社會上認爲是最低賤的女人，還以科場官場最榮顯的頭銜如文狀元、武狀元等獻給她們，由此可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揶揄、諷刺，與對社會現實狀態的不滿。²³

二、著重異類姻緣

根據謝明勳的說法，「異類姻緣」指的是一方爲人類，一方爲異類，兩者接觸後所產生的人神、人仙、人妖、人鬼的姻緣故事。²⁴以此標準來看，《綠牕女史》裏卷四和五「緣偶部」、卷六和七「冥感部」、卷八「妖豔部」所收錄的泰半爲「異類姻緣」類型故事。其中，以人神、人仙婚戀爲主題的作品較少，泰半爲「人妖」、「人

²² 參註 20，頁 31、50。

²³ 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下）（台北：新雨，1995.09），頁 937。

²⁴ 參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他界觀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2 年 6 月，頁 20-57。

鬼」婚戀的作品。這類故事受到選編者的青睞，乃因古代禮教社會嚴於男女之防，對於兩性間的情愛多所設限的緣故。而志怪小說中所展現的是妖狐鬼怪的生活，不受人間道德的籬籬限制，可以任意想像、虛構，投射個人的想望。²⁵

在「人神姻緣」方面，神女的自主性強，在愛情婚戀關係裏多處於主導地位，像是〈天上玉女記〉裏，玉女受天帝之命與男子超結為夫妻，但超向友人洩露此事，玉女表示緣份已盡，隨即離開，然數年後重逢，情義仍在，每年可相聚五日；而〈洞簫記〉裏的仙女則在乎婚戀關係的對等，仙女三訪徐鑒定情，助其榮華，之後徐鑒應母命另娶妻子，仙女憤怨離去，且召鑒入仙境，責其負心，棒打八十杖。由此可見人神之間的情愛關係薄弱，若洩露與神女的姻緣，或對神女不忠，立時幻滅。

而在「人妖姻緣」一類裏，《綠牕女史》收錄的作品多為人與狐妖間的情愛關係；狐妖因自卑於非人身分，對於獲得主人／男子收留照顧或關愛深為感激，多以滿足主人／男子的意願，如仕途順遂、美人在懷、豐厚的物質享受等為目標，但她們最終免不了一死，且以原型現踪。〈小蓮記〉中，小蓮重情義，她化身為女婢，感念李公收留之恩，為其治病，也為其預示仕途、命運，而小蓮自知不久人世，要求李公日後買下城外獵戶的獵物，耳間有紫毛的狐屍即是小蓮，李公照辦且厚葬。〈任氏傳〉裏的任氏多情忠貞，鄭六知其為狐後，毫不畏懼，關懷照顧一如往常，而鄭六的友人韋崙意圖侵犯任氏，任氏奮力抵抗，神色凜然。一次隨鄭六遠赴外地，被獵狗咬死現出原形而亡。

²⁵ 俞汝捷，《幻想和寄託的國度——志怪傳奇新論》（台北：淑馨出版社，1991），頁52。

狐妖自知非人類，不易獲得他人的信任與情感，像是小蓮坦言狐妖身分，必須按時參見界吏，但李公半信半疑，且大力阻撓，以致小蓮遭受界吏鞭打，直到她露出背部傷痕才得到李公的信賴與接受；因此，若能得到關愛照顧，狐妖多半傾全力以報，比方任氏與鄭六的感情建立於「知己之恩」²⁶，而任氏也有感於韋峯的諒解與敬重，為其搜羅美女，展現了重情重義的特性。

而「人鬼姻緣」所占篇幅最多，多發生於男人與女鬼之間，大致可分成三類：夜來相就、復仇、魂魄相隨。

在「夜來相就」上，有的純粹是女鬼投懷送抱，滿足男子與異類交歡的想像，像〈牡丹燈記〉中，年僅十七而死的符漱芳葬於明州月湖，魂魄在元宵節時現身，與喬生相遇相戀，但喬生知其為鬼後，恐懼不敢接近，漱芳便帶其至陰間，每逢陰天或無月的夜晚，兩人便在牡丹燈的前導下漫遊；〈聚景園記〉裏美人自稱為鬼，滕穆不以為意，與其歡好三年；有的則提供奧援，如〈櫻桃青衣傳〉描寫盧生在夢中見一青衣女子，此女奧援盧生，且由朝中權貴援引，一路晉官擢升高第，歷時二十年。

女鬼夜來相就，為男人帶來的不僅是豔福，更多的是不勞而獲的榮華富貴，反映了不得志的男性嚮往顯貴，且藉女性（鬼）以自我肯定、自我滿足、進而緣此攀附高門的潛意識。²⁷

「復仇」部分則多為男子負心，女鬼復仇的情節。〈王魁傳〉裏，名妓王桂英助王魁應試，雙方起誓永不相負，但王魁狀元及第

²⁶ 劉紹銘著，余素譯，〈唐人小說中的愛情與友情〉，林以亮等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台北：幼獅文化，1977.08），頁106。

²⁷ 參梅家玲，〈六朝志怪人鬼姻緣故事中的兩性關係——以「性別」問題為中心的考察〉，洪淑苓、梅家玲等合著，《古典文學的性別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97.09），頁120。

後，音訊全無，桂英失望自盡而亡。死後在天神的幫助下向王魁索命，魁知理虧，也自戕而死。〈霍小玉傳〉李益薄情負義，霍小玉鬱結而亡，化身厲鬼咒詛李益琴瑟不諧。

另外，爲了追求愛情，魂魄相隨或誓死相從的作品也不少，像是魂魄追隨心愛者相伴生活，如〈離魂記〉裏張倩娘與王宙自幼青梅竹馬，然倩娘被不知情的家人另許婚約，王宙赴京，傷痛分別。不意倩娘魂魄隨後趕上，與王宙生活五年，直至返家探親，倩娘臥病的身軀與魂魄合而爲一；〈渭塘奇遇記〉中王生與酒家店主的女兒互有好感，兩人日有所思，夜晚則在夢裏相會，一年之後王生再過酒店，兩人才成佳偶。更甚者則展顯了愛情的力量，誓死相從，像〈柳參軍〉描寫崔氏女與柳參軍相互鍾情，私許終生，然崔女不敵父母之命嫁給表兄王生，不僅婚後常與柳參軍幽會，死後也以魂魄相隨；〈賈雲華還魂記〉賈雲華與魏鵬自小指腹爲婚，長大後情投意合，但受阻於女母，另許婚約，之後雲華低鬱殉情而終，但冥君頗受感動，命其借屍還魂，與魏鵬接續前緣，終爲眷屬。

「人鬼姻緣」的意義在於女鬼自薦枕席、投懷送抱；不請自來、唾手可得的性，成爲失意男人可堪自慰、可以自我肯定的憑藉。而鬼妻襄助人夫富貴顯達的故事，更有意無意地流露出：對男人來說，成就一己的功名富貴，乃是畢生最大職志，而女人（鬼），只是讓他能更輕易達到目的的跳板罷了。²⁸

整體來說，「異類姻緣」多以「補償」或「遂願」的角度來說明不尋常的行爲，但這類以現實生活爲基礎，配合神奇故事情節以尋求幸福、擺脫貧困的主題，不僅是現實生活的投射與再現，具有

²⁸ 參上註，頁 115-116。

宣泄抑鬱之氣的效果，更有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和嚮往。²⁹

三、女性詩文豐富

《綠牕女史》以《女論語》、《女孝經》開卷，強調「立身清貞」、「男女之防」、「夫尊妻卑」、「事夫之道」、「貞德守節」、「善事父母」等道德觀、人際觀³⁰，且以女子撰述的詔令、表疏、誄祭、辭詠等作品為結。在其時任情重慾的流俗中，該書呼應了朝廷宣揚女教之風，也彰顯出女性的才情高妙。同時，從選取的作品可進一步察知編者的理念；一方面因顧及時下文士對女性舞詩弄墨的焦慮，而收錄女教詩文，試圖壓抑女性在文化藝術領域上的表現，並約束女性的態度、行為³¹，且略去奇情豔異類作品；另一方面又顧及讀者閱讀興趣，以情愛、俠義為輯錄大宗。而因為收錄儀節、食譜、打扮方式等文章，可見此書所訴求的閱讀對象乃以女性為主。

《綠牕女史》卷十四為「著撰部」，其下分為「詔令」、「表疏」、「牋奏」、「上書」、「啓牘」、「序傳」、「贊頌」、「誄祭」、「裸錄」和「辭詠」等十類，收錄的幾為女性所寫的詩文作品，包括漢代鄧皇后〈教鄧子弟詔〉、漢蔡琰〈胡笳十八拍〉、漢綦綦〈為父上書〉、

²⁹ 參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故事考論》（台北：里仁書局，1999.01），頁18。

³⁰ 參鄭雅文，《〈女論語〉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年，頁67-160。

³¹ 女子的興趣不限於女性教科書，她們涉足更多的文化領域，這或許可從萬曆以後的男性焦慮看出，他們認為女性不守禮法，舞詩弄墨，彈琴吟唱豔曲，與娼家無異，後甚至提出「婦女不識字」的建議。參俞士玲，〈論明代中後期女性文學的興起和發展〉《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0），頁166。

晉謝道韞〈論語贊〉、宋李清照〈金石錄後序〉、元管道昇〈觀音大士傳〉等共計四十餘篇，均可謂歷代典範作品。

而其中幾篇由男性所執筆的例外，也都以女性為描寫對象。像是唐羅虬所作的〈比紅兒詩〉，乃以妓女杜紅兒為主角，敷寫卓文君、王昭君、西施、楊貴妃等歷代佳人均無法與其美貌相比的百首詩歌大作。而「序傳」下所收錄的〈題留新嘉壁詩序〉、〈望湖亭題壁詩自序〉兩篇「題壁詩序」³²不易確立作者，可能非女子所作。³³姑且不論〈題留新嘉壁詩序〉詩序是否真為「會稽女子」所作，作者自述才情高妙，卻淪為姬妾遭正室欺凌，此序引來男女讀者踴躍和作，顯見署名「會稽女子」的才情讓人感動，深受肯定。既使〈題留新嘉壁詩序〉成為後世仿效的作品，甚至引發清初收集此類題壁詩的熱潮。³⁴

此外，其他各卷也散置有由女性所撰寫，或為女性撰寫的詩文之作，如卷一「閨閣部」下有《女論語》、《女孝經》、〈女誠〉、〈閨秀詩評〉、〈女紅餘志〉等篇，有對女子道德的養成、儀節的規範、

³² 「題壁詩」最初出現於六朝，盛於唐，較之於正規詩作，唐代題壁一般造語淺顯，通俗易懂。宋代以後，壁間書寫仍為詩歌創作的一種方式，而這類作者大多寂寂無名，其中女性占了絕大的比例。這類詩歌多見於明末清初的選集和軼事記聞。參羅宗濤，〈唐人題壁詩初探〉，《中華文史論叢》第47期（1991.05），以及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題壁詩與明清之際對婦女詩的收集〉，《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0）。

³³ 選家經常要努力說明壁間題詠是婦女所作，這一點已反映出要確鑿證明這些詩的來由其實談何容易，也說明採詩者擔心讀者可能會不以為然。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題壁詩與明清之際對婦女詩的收集〉，《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0），頁508。

³⁴ 參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題壁詩與明清之際對婦女詩的收集〉，《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0），頁508。

女子詩文集的評贊等。

不可忽視的是，這些小說作品中的婦女詩文多出於男性文人手筆，並非女子，但明代女性卻不這麼認為，多視其為女性作品且學習仿效。³⁵比方卷十四「著撰部」〈答趙象書〉一文乃出自〈非煙傳〉，為女主角非煙寫給趙象的傳情文章，實為作者皇甫枚所作，但編者視其為步非煙撰述，列入「啓牘」一類。

由於女性作品比男性文章難於出版，亡佚的危險也大得多³⁶，編者「秦淮寓客」收錄女性詩文，具有推崇才女、為其保留作品之功，同時彰顯了婦女不受家庭生活侷限，當代女性創作風氣盛行的現象。

四、譏刺朝政，點染世態

文人創作文言小說一方面能表現才情、想像，寄託自身的願望和理想，一方面可避開文字獄的災禍。他們多半透過歷史事件或前代亡靈來比附現實，或藉由夢境、鬼魅來譏刺朝政，也有創作俠義人物抒發憤懣的情況。《綠牕女史》裏收錄了數篇這類型作品；描寫愛情婚姻也攙雜社會現實；以夢幻境界點染世事福禍無常的感慨；改造宋元或前代史事以反映政治局勢，抒發興亡之感；彰顯俠義奇情來滿足對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期待。

皇帝的昏庸、官場的傾軋和權勢的消長，往往讓人一夕之間橫遭殺身之禍、滅族之災，令人感慨人生無常、富貴難測，因而產生

³⁵ 參俞士玲，〈論明代中後期女性文學的興起和發展〉《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0），頁177。

³⁶ 參註34，頁519。

與佛教、道教、巫術和卜筮結合的「夢遊型」或「遊魂型」的小說³⁷，如〈櫻桃青衣傳〉、〈離魂記〉、〈渭塘奇遇記〉、〈金鳳釵記〉等。

〈櫻桃青衣傳〉裏，范陽盧生在夢中因青衣女子的幫助，官運扶搖直上，位居宰相，夢醒後，盧生感嘆榮華富貴轉瞬即逝，自此無意仕途，轉為尋仙訪道。此文無疑顯示了文士淡泊於功名利祿，不願隨時俗俯仰的風骨。

而〈離魂記〉、〈渭塘奇遇記〉、〈金鳳釵記〉則描寫追求愛情婚姻自主的強大力量；藉由離魂達成目的或願望後，軀體再與靈魂合而為一。無論〈離魂記〉裏的倩娘和王宙、〈渭塘奇遇記〉裏的王生與酒肆女兒，還是〈金鳳釵記〉中的吳興娘與崔興哥，他們雙雙突破禮教束縛，不受軀體限制，遊魂相隨，展現婚戀自主的精神。這類夢幻架構突顯了作者的主體意識，不但無所忌憚的反映現實人生，還可以涉及當世最忌諱的人事。³⁸

在史事方面，《綠牕女史》收錄了〈冥音錄〉、〈嵩岳嫁女記〉、〈楊太真外傳〉、〈綠珠傳〉、〈漢雜事祕辛〉、〈倉庚傳〉、〈陳子高傳〉、〈西玄青鳥記〉、〈綠衣人傳〉等篇，從中可見自唐朝開始，歷代文士藉史事以抨擊朝政的作品，也反映出其時普遍對朝政時局不滿的風氣影響下，編者選文的偏好。

唐〈冥音錄〉寫崔氏次女在夢中向善彈箏的阿姨習得高妙的琴藝，受傳十首在陰間深受喜愛的曲子，崔氏次女因而名聲大噪。此一故事乃以陰間喻陽世，當時宦官攬權，屠戮大臣，唐代君主無所

³⁷ 參趙明政，《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35-36。

³⁸ 參上註。

作為，縱情享樂，而這十首曲子聲調哀淒，聞者欷歔，儼然亡國之音、亂世之音，然唐朝君主沉迷喜愛，毫無醒悟之心。此篇帶有對唐朝盛衰的感喟，顯然為抨擊唐朝為政者的作品。³⁹〈嵩岳嫁女記〉意在諷刺晚唐政權，文中提到三件唐代之事，包括安史之亂、藩鎮割據與官員賄賂，一方面譴責唐玄宗，一方面也揭露唐代官僚系統腐敗貪瀆的情形。⁴⁰

從《綠牕女史》所收錄的宋朝樂史作品〈楊太真外傳〉、〈綠珠傳〉中，可一窺宋代小說所具有的警世、戒世意涵。樂史為南唐入宋的史學家，對南唐李後主荒淫誤國深有所感；在〈楊太真外傳〉裏，描寫貴妃死後唐玄宗悲悼之情，且指出楊國忠擅權暴斂，天下崩離，但玄宗拒聽徵言，縱情恣樂。此一描寫不僅比附南唐李後主，更是對統治者委婉的諷諫；〈綠珠傳〉除寫綠珠墜樓殉情外，後篇還舉出愍懷太子妃王進賢侍兒六出，和武則天時期喬知的寵婢窈娘的故事，除了表彰貞節，最重要的是貶斥位居高位，享有厚祿，但不具仁義、朝三暮四的為政者。⁴¹

而由於明代箝制言論，明文士若不藉前朝史事、亡靈來針砭現實，實可透過「史話」加上「鬼話」來表述心志，如〈漢雜事祕辛〉、〈倉庚傳〉、〈陳子高傳〉、〈西玄青鳥記〉、〈綠衣人傳〉等篇，多具諷刺時政意涵。

明楊慎〈漢雜事祕辛〉寫漢桓帝冊后之事，具有強烈的諷刺之意；故事描寫桓帝冊立獨攬朝政的大將軍梁冀之妹梁瑩為后，前半寫桓帝派老婦人吳姁檢視梁瑩身體，從行動舉止、五官、頭髮、膚

³⁹ 參薛洪勤，《傳奇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2），頁90。

⁴⁰ 參上註，頁104。

⁴¹ 參註37，頁48-49。

色、血氣、乳房、生殖器官到身高、肩寬、臀圍、臂長、手掌腳掌大小、腿長、聲音等等，全面描寫了裸體女子的形象，頗為奇豔。後半段則寫按六禮冊封皇后之事，莊嚴隆重，前後反差極大。而〈倉庚傳〉幾為虛構，描寫梁武帝搜羅百餘名宮女，擔心皇后妒忌，聽說吃倉庚能治嫉妒，武帝便要求皇后餐餐吃倉庚，此篇主旨乃在勸誡國君節慾行仁義。

明李栩〈陳子高傳〉的虛構成分重，主要在寫南朝陳武帝的侄子（文帝）與陳子高有斷袖之癖，陳子高同時又與公主（武帝的女兒）幽會，而文帝即位後，陳子高即居高位。此篇據《南史·韓子高傳》敷衍而來，既與公主無關，且韓子高姓「韓」不姓「陳」。上述三篇實針對明朝統治者而發，雖敷飾歷史成分，但描寫得鉅細靡遺，嘲諷意味濃厚。⁴²

至於〈西玄青鳥記〉則流露擊退清兵以挽回當前局勢的意涵，與明末時局關係密切。作者期待經由參戰，國家民族能夠大聚團圓，表現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而由於清朝嚴加禁毀反清思想的作品，「秦淮寓客」收錄此篇實有保存之功。⁴³

俠義方面，一般而言，文士對朝政的黑暗感到失望，自身無力改變，又痛恨在朝官員攝於威權不敢反抗，便會藉搜集輯錄、創作劍俠小說表露心志，《綠牕女史》裏即收有數篇這類作品。卷九「節俠部」即是俠義故事，其下分為「義烈」、「義俠」、「劍俠」三類；「義烈」類下〈謝小娥傳〉具有俠義成分，而「義俠」、「劍俠」兩類全為俠義故事，前者單收錄明鄒之麟的《女俠傳》，後者收有唐

⁴² 參註 39，頁 269-271。

⁴³ 參註 39，頁 293。

代作品〈紅線傳〉、〈崑崙奴傳〉、〈聶隱娘傳〉三篇，而〈劉無雙傳〉等散置其他各部的作品也具尚義成分。

這些俠義故事裏的人物重然諾，急人之難，行事果斷，張揚公平正義，且為報答知遇之恩，不惜犧牲性命。比方〈聶隱娘傳〉裏善使法術、能夠飛簷走壁的聶隱娘，在受雇殺人時發現對方氣度較大，轉而改變保護對象，與原雇主的人馬周旋；〈紅線傳〉裏的紅線身懷絕技，為忠於唐室的主人，一夜奔波七百里，盜取有異心的節度史身旁的金盒，使其畏懼而聽從朝命。紅線自稱此舉一為報恩，一為避免兩方交戰，她為保全百姓，維護君國，英勇果決⁴⁴；而〈崑崙奴傳〉磨勒為撮合有情人，負重飛簷走壁，最後隱匿江湖，賣藥維生。〈劉無雙傳〉中，俠士古押衙取得奇藥，讓無雙假死後復活，與王仙客終成眷屬，而為了讓這對情人安全返鄉，古押衙為求永不洩密，毫不猶豫自殺而死。這些作品說明唐代藩鎮割據、戰亂頻仍，朝廷與地方藩鎮間、藩鎮與藩鎮間的矛盾、嫌隙，必須仰賴豪俠人士處理的情況，同時也反映出文士任俠好義的襟懷，渴望俠士消弭戰亂與藩鎮割據的期待。

而明鄒之麟的《女俠傳》乃選取《劍俠傳》故事增益而成，集中展顯了女俠的風貌與俠義精神。《劍俠傳》主要收集唐宋俠客義士的文言小說，為明代王世貞輯錄而成，王世貞身為詩文大家、文壇領袖，熱衷搜羅劍俠小說，由此可見當時文士心態：有對科舉仕途的反叛，對於商賈憑藉財力晉升官場，附庸風雅的不滿，更有對於朝政的失望。⁴⁵

⁴⁴ 參註 37，頁 69。

⁴⁵ 參註 37，頁 71。

五、考量市場需求

「秦淮寓客」選編《綠牕女史》時，在形式、內容方面無疑有考量到閱讀市場的需要。

在形式部分，明代中葉後，專題性的文言小說彙編大量出現，像是「豔情」專題小說、「劍俠」專題小說、「笑話」專題小說等，這些小說彙編大量興起的一項因素乃受到讀者喜愛，書商競刻。方志遠在《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曾提到，一個作品已經或受到市場歡迎，各家書坊便會競相刻印，想盡方法變化版式，提高印刷品質。⁴⁶比方豔情類的小說彙編會採用上下兩欄的編排方式，上欄刻一篇小說，下欄刻另一篇。⁴⁷此外，將詩詞詔誥等類型全然不同的作品合編套刻，也是書坊為擴大銷路而採用的方式。⁴⁸《綠牕女史》顯然採行此法，選編合刻小說、散文和韻文，意圖提升銷售量。

同時，作者作序也是推銷手法；一般而言，序言有三種：一是作者自己寫的，二是作者假託他人名義所寫，三是書商刻印時，假託作者或他人名義加上的。在序言中說明作者寫作的目的、緣由，並介紹作品具有何種新奇、教化或勸戒作用。⁴⁹《綠牕女史》編者寫有序言〈綠牕女史引〉，引中云：「莫不嫵婉多情，風流漫興，彩

⁴⁶ 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8月），頁290-291。

⁴⁷ 參孫遜、秦川，〈明代文言小說彙編述略〉，辜美高、黃霖主編，《明代小說面面觀——明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頁388。

⁴⁸ 同註46，頁290-291。

⁴⁹ 參註46，頁292。

毫與紅燭爭花，綠酒共青煙鬥色……。」可見輯錄篇章以「情」為主，訴求男女之情，而由於序中提及「風流」一詞，在豔情小說彙編特別興盛之際，隱約帶有不守禮法，縱情任性，妨倫背理的意涵，無疑有吸引讀者之效。

在內容方面，因一般人對江湖俠客、奇聞豔遇、兒女私情與調笑消遣的作品較感興趣，這類書籍的銷售量高，書商的獲利也高。⁵⁰而在當時以豔情、劍俠為主題的小說彙編盛行的風潮下，「秦淮寓客」乃以情愛、俠義為主題，選輯女性神鬼人妖為描寫對象的作品；雖無選擇豔異奇情一類小說作品，但編進了鄒之麟〈女俠傳〉、〈紅線傳〉、〈崑崙奴傳〉、〈聶隱娘傳〉等俠義之作，既符合大眾閱讀喜好，也表現出對女性英雄的崇敬和讚揚。另外，受時人肯定、評價較高之作也收錄在內，如在娼妓形象塑造上有重大藝術成就的〈霍小玉傳〉、〈汧國夫人傳〉、〈楊娼傳〉；寫女寵至極的〈漢雜事秘辛〉，寫男寵至極的〈陳子高傳〉等。⁵¹

此外，因旌表頒贈的制度化，明代的貞節烈女可受朝廷表揚，士人也多視其具教化之效，所以積極的書寫記錄，為貞節烈女留名、為受誣的烈女正名，進而擴充影響力。加上當時識字率已大為提高，許多婦女墓誌銘或貞節烈女的傳記都強調她們通曉《列女傳》，且包括《閨範》、《繪圖列女傳》等在內的書籍實為明代後期暢銷書，可見婦女閱讀能力提升，節烈文字直接的影響力。⁵²而《綠牕女史》裏，編者在「閨閣部」懿範類下置《女論語》、《女孝經》、

⁵⁰ 參註 47，頁 374-375。

⁵¹ 陳留、謝肇淛撰，《五雜俎》卷八·人部四（台北：偉文，1977 年）。

⁵² 參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台北：台大出版委員會，1996 年 6 月），頁 126-128，245。

〈女誠〉和〈女範〉，「節俠部」「義烈」類下有〈龐娥親傳〉、〈謝小娥傳〉、〈蘇娥訴冤記〉、〈曹娥婢〉，「節烈」類有〈六烈女傳〉、〈七烈傳〉和〈烈女傳〉等作品，儼然刻意追隨閱讀流俗的選輯安排。

陸、結語

《綠牕女史》一書就如同《一見賞心編》、《豔異編》、《情史類略》這類文言小說彙編集子，「有助於縮短平民與文言小說之距離」⁵³，同時也是順應潮流、符合市場需求的產物，因此，藉由「文言小說彙編」，一方面可見時人（包括作者、編者、讀者）對小說題材、形式的要求，一方面又能反映明代中、後期文言小說之發展。

《綠牕女史》並非選輯嚴謹的小說彙編，書中作品更動題名、誤植作者在所多有，書坊間刻本相互襲用的情況也很明顯，大塚秀高便曾提到《綠牕女史》、《剪燈叢話》和《五朝小說》的刊行順序，孰先孰後並不明朗，然其版本間之相互沿用、以多種面貌組合拼湊，乃不爭之事實。⁵⁴然而在明代中期高度重視情感的氛圍下，該書收錄了不少淒婉欲絕的唐宋元傳奇，且隨印刷業發達廣泛流傳，不僅保留前期的志怪、傳奇，擴大了這些文言小說的影響力⁵⁵，也對傳奇小說史上的第二個創作繁榮期的到來，有正面助益⁵⁶，以致有蒲松齡之《聊齋誌異》於唐傳奇後，再臻文言小說之高潮。

⁵³ 同註 5，頁 47。

⁵⁴ 同註 5，頁 44。

⁵⁵ 註 17，頁 33。

⁵⁶ 註 38，頁 218。

參考書目

- 大塚秀高著，謝碧霞譯，〈明代後期文言小說刊行概況（下）〉，《書目季刊》第十九卷，第三期（1985.12）。
- 方志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08）。
- 代智敏，〈論明代社會思潮對小說選本的影響〉，《貴州文史叢刊》2006年第一期。
- 伊藤漱平，〈《嬌紅記》成書經緯：其變遷及流傳過程〉，《中外文學》13卷12期（1985.05）。
- 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山東：齊魯書社，1994.09）。
- 吳佳真，《晚明清初擬話本之娼妓形象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01）。
- 屈萬里，《屈萬里先生文存》第三冊（台北：聯經出版，1985.02）。
- 林以亮等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台北：幼獅文化，1977.08）。
- 俞汝捷，《幻想和寄託的國度——志怪傳奇新論》（台北：淑馨出版社，1991）。
- 洪淑苓、梅家玲等合著，《古典文學的性別研究》（台北：里仁書局，1997.09）。
- 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0）。
- 陳留、謝肇淛撰，《五雜俎》（台北：偉文，1977年）。
- 陳益源，《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88）。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台北：台大出版委員會，1996年6月）。

辜美高、黃霖主編，《明代小說面面觀——明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馮明惠，《唐代傳奇題材研究》（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4.06）。

董康，《書舶庸譚》（台北：世界書局，1971.09）。

趙明政，《文言小說：文士的釋懷與寫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06）。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09）。

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下）（台北：新雨，1995.09）。

鄭雅文，《〈女論語〉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

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2）。

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他界觀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2.06）。

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故事考論》（台北：里仁書局，1999.01）。

羅宗濤，〈唐人題壁詩初探〉《中華文史論叢》第47期（1991.05）。